

以最惨烈的方式相遇，用最无望的姿态守望。
一份被诅咒的爱恋，要如何才能绝处逢生？

Shiyi Tianhou



失忆天后

WANT
TO
REMEMBER

十七 著



偷来的幸福，
再美满也是别人的故事。

她自认罪孽深重，
愿将一切拱手归还，
永生自我囚禁，
与幸福绝缘。

他冷眼旁观，
运筹帷幄，
这世上敢算计他的人，
居然是个女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十七^著
SHI QI WORKS

失忆天后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忆天后 / 十七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17-3097-2

I. ①失…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090号

失忆天后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十 七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孙东博
特约编辑 / 紫 木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210千
版 次 /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 26.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97-2

CONTENTS

目录

Chapter.01	替嫁之局	001
Chapter.02	情人非知己	040
Chapter.03	为你成瘾	079
Chapter.04	天使的残忍	120
Chapter.05	朦胧的真相	166
Chapter.06	前尘如烟	213

夜，繁星。

章沫沫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挂钟已经指向了晚间九点。她坐进车里，活动着呆坐一天后早已僵硬的脖子，顺手把后视镜转了过来，习惯性地审视着镜中自己的脸。

憔悴！

从前的粉嫩白皙，如今没留下一丝痕迹，整张毫无血色的苍白脸上只剩下那一双大眼睛，所幸顾盼间还留有几丝盈盈光彩。

竟是对自己这病恹恹的面孔无比赞许一般，镜子里的女人满意一笑，启动了车子。说起来还真是要谢谢那些客户们的高标准、严要求。倘若不是他们常常要求更换设计理念，搞得一个方案翻来覆去要改数十遍才能定稿，她如何能迅速让自己变得憔悴呢？当然了，公司里新招的设计助理董菲也是大大的功臣，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除了正经工作之外，没她不感兴趣的事。害得她这个老板不得不亲自操刀，熬夜加班都成了家常便饭。

想到这里，章沫沫的嘴角不禁扬起一抹无奈的弧度。看到那个小姑娘，她就会联想到一年前也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自己——不知愁苦、没心没肺。这样的设计助理明明应该连试用期都不能通过，可不知为什么，羡慕与嫉妒之下竟就产生了纵容。

忽然间又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工厂和员工，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父亲说这话时，正是他那间印刷厂引进数字设备的那一年，原可以大批量裁员，用先进的科技替代传统劳动力，大大压缩成本。可是那个晚上，父亲对着人事经理列出的一长串裁员名单抽了一晚上烟，却怎么也签不下“同意”这两个字。

曾经，她还嗔怪父亲优柔寡断，直到今天自己也当了老板才有了切身体会，不要说父亲那间拥有几百人的印刷厂本来就是爷爷传下来的，里面许多进厂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员工，就算是她这间刚开业几个月、只有五个员工的广告公司，要让她裁员，她都怎么也狠不下心去……

车子缓缓驶进了永宁小区，楼上的某个房间里，一个男人伫立在窗前。他的手上夹着一支香烟，微弱的光亮在这宁静的黑暗里若隐若现。一室寂静，灯没有开，瞧不清楚他的脸，他斜倚在窗前，一动不动注视着楼下的汽车缓缓停在了路边。车门打开，一抹熟悉的身影迈了下来，只是那身形……瘦得厉害！

黑暗中，他似乎能听得到自己强而有力的心跳声。一下、一下，随着她绕过车身的动作，跳得他整个身体都是麻木。手上的烟，已经蓄积了半寸长的烟灰。那女人似乎是掉了什么东西，突然转身蹲在地上摸索。

章沫沫终于从车轮旁摸到了自己的一只耳环，若不是这夜静了，落下来的时候听到“叮咚”一声脆响，她哪里会察觉得到？拿着耳环起身的动作太快，眼前整个都黑了。明明就是贫血的人，加上近来身体又虚，这一阵眩晕让她撑住车顶上歇了两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一步步走回了家。

刚打开家门，便发觉了里面的异样。满室的烟味，让她直觉想退出来，不料人还未动，只觉得一股大力，胳膊上一痛，身子已经被拉进了屋里。门“咚”的一声，合了严实，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形，毫无预兆地将她圈在了墙角。

“啊”的一声恐惧尖叫，却在看清楚眼前那人的脸时，生生咽了一半在喉咙里。只是心里的恐惧却更加高涨。她大口喘着气，心脏似是要蹿出胸膛来、又似是早已停止了跳动。然而下一秒钟，脸上硬是堆起了一抹比哭更难看的微笑。

“姐……姐夫？你怎么进来的？”

“姐夫？”男人的唇角间勾起一抹性感的弧度，只是手早已紧握成拳，用力之下连骨节也清晰可见。他盯着她那虚弱的单薄身影，深邃的目光瞬间成了降至冰点的寒气。

“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叫我的。”

章沫沫只觉“嗡”的一声，片刻之前的眩晕感又回来了。她怔怔望着他冷峻而俊美的脸，他的眼神像是洞悉了一切。她咬紧牙关，努力维持着微笑。

“姐夫，我几个月前还躺在医院里，没有醒过来，哪里称呼过你什么……”

男人对她的答案似乎早有准备，嗤笑一声，抬起了右手，轻轻抚上她只戴了一边的耳环，“你是……躺在医院里吗？”

章沫沫被他碰到，竟似被针扎到一般，忽地一躲，男人的手就这样停在了半空，目光瞬间结成了冰。她再没勇气瞧他的眼，只得垂了头，不着痕迹地向一侧挪着身体。

“是我姐叫你来的吗，姐夫？我去倒杯水给你。”

拼了命从那狭小的间隙挤出去，只是人未走出两步，再一次被禁锢到了男人的双臂间，拉扯间她的头撞到了墙壁，痛得她眼泪险些流出来。

男人却并无一丝怜惜，一双大手死死攥着她的手臂，冷酷地嘲笑：“这么惦记你姐姐？她那出了车祸，被撞得失忆，你却几个月看都不去看她一眼！”

“我……我很放心，你会照顾她……你们这么恩爱，一定可以好好照顾她……”

她低垂着眼眸，病态的消瘦之下那两排纤长的睫毛更显浓密，颤抖地掩饰着慌乱无措的眼神。于是在这一瞬间，她没有看到，男人原本无情得

近乎绝决的脸上，却在听到这句话时，表情有那么一刹那的温柔。

仅有的一抹温柔，在那如墨的眉眼间绽放开来，坚毅英挺的面庞这才突显出方才被掩盖在冷酷之下的俊美，即便是稍纵即逝的暖意，却也足以照亮这一室的清寂。

“恩爱？”他轻喃着，气息拂在她的耳边，“恩爱吗？你也觉得他们恩爱？”

他的唇，似有似无地触碰在她的耳际，手上的力道也松了下来，变成了轻柔的摩挲。章沫沫忽地一惊，被那耳边、身上火热的气息烫得呼吸都险些停止。恍然间，竟然来不及思索他刚刚突然转变的人称，死命撑开身前的男人，逃也似的退开两步。

“姐……姐夫！”

这一声低呼，让男人的脸上前一秒的柔情与魅惑就这样生生被切断。再抬眼间，目光阴霾得让人不敢直视。

他看得她发慌，几乎忘记了呼吸。时间，在两个人的沉默中不知流过几许，直到他眼中的最后一抹宽容与温存渐渐熄灭，终于回转过身，拉开房门大步走了出去。章沫沫闭上了眼，瘫坐在地上，却听到门外传来男人一字一顿的声音——

“你该知道，有些事你做了，就必须付出代价！”

念晴基金会创立一周年的庆典活动，一大早便拉开了帷幕。

一辆银色的宾利缓缓驶到会场入口，司机绕过车身打开后座车门，一位身着淡黄色小礼服的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下车来。

她生得美，举止端庄优雅，似一株百合绽放，人们纷纷举目望来。这不正是念晴基金会的主席章念晴吗？

这个女人除了基金会主席的头衔之外，她还有一个更加显赫的身份——盛联集团董事长项左的夫人！万事皆有因果。因，便是她嫁给了项左，而果，自然是随之而来的一切荣华富贵，包括这基金会的创立。

念晴基金会旨在救助因车祸意外伤亡的群体，盛联在这个基金会投入大笔资金。虽然只是许多企业都会参与的慈善活动，但念晴基金会所蕴含

的浪漫色彩，一直被众人津津乐道。

一年前，章家四口惨遭车祸，章氏夫妇双亡，小女儿章沫沫成了植物人。不幸之中的万幸，便是章家大女儿章念晴只受了轻伤。一家人，瞬间只剩下她孤苦伶仃的一个，好在上天垂怜，章念晴遇到了项左。两人婚后不久，项左便创立了念晴基金会，足见这盛联当家人对娇妻的疼惜程度。

章念晴到场，早有工作人员前来迎接。这时，只见宾利车中又钻出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往车外一站，就连工作人员的脚步都下意识地顿了顿。她穿了一套灰蒙蒙的职业装，脸上还挂了一副沉甸甸的黑框眼镜。不知是因为没吃饱饭，还是那副眼镜太沉了，她整张脸就一直半垂着抬不起来。

她同章念晴站在一处，虽是一般的高矮，身材胖瘦也差不多，可是在旁人看来，便感觉像那怒放的百合身侧斜斜种了一棵蔫巴的酸枣树，真是要多不协调就有多不协调。

你得耐着性子仔细端详，才能发现这两个女人，一个天上仙子，一个地底稀泥，却长着几乎相同的五官。原来，竟是一对孪生姐妹！

“哎哟，我的天！”

稍远处，一个盛装打扮的女人正朝这边望了过来，边叫着，边就把眉头深皱了起来，“这是项太太的妹妹吗？她不是从植物人醒过来也有三个月了吗？怎么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站在她身旁的一个女人，亦是不到三十岁的模样，看穿戴必是身家不菲，带些怜悯地扁着嘴，“这个章沫沫也够可怜了！在国外念完大学，毕业回国第一天，父母就车祸去世，自己也被撞成了植物人。好不容易醒过来，她姐姐章念晴又出车祸，好好的就撞在高速路的隔离带上，把脑袋撞失忆了！啧啧……她现在捞了一个‘扫帚星’的称号，将来可怎么嫁人？按说出生的时辰这姐妹俩也差不了几分钟，怎么命就差这么多？”

这时，旁边另一个女人也挤了进来。睁圆了眼睛，兴致勃勃地拿出秘闻来与同好共享。

“所以说项总可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指名说要跟章念晴相亲那会儿，这家人还没出车祸呢！”说着，感慨万千般撇了撇嘴，“介绍人拿了姐

妹俩的照片，他说只要念晴！人家项总就是慧眼识珠，挑得出有福气的
一个！听说当时还有人问过他，这姐俩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就看上念晴
了？”

这个话题立即引来众多女人的兴趣，大家异口同声问了句：“他怎么
说的？”

“项总说，”那秘闻共享者故意顿了一下，面上稍显得意，“他喜
欢！”

下一轮的讨论更加热烈，就连念晴在国内上的大学、沫沫在英国上
的大学都给挖了出来，得出的结论是，原来项总不爱那崇洋媚外的主儿。
这时，庆典开始了，女人们的八卦暂且告一段落，各自选了舒适的位子坐
下。

贵宾席上，章沫沫铆足了劲从旁边的花篮里狠狠揪出一朵艳黄色的菊
花，将花瓣一片片扯掉，不一会儿这招展的金菊就变成了光杆司令。

那群女人时不时向她瞟过来的目光，真是想让人忽略都难！虽然隔
得远，可是有几把尖利的嗓音，还是将“扫帚星”几个字硬塞进了她的耳
朵。

正在暗自郁闷的章沫沫，耳边忽然响起了一句轻声的呼唤。

“沫沫，”身旁的姐姐微侧了头瞧着她，满目难掩的关切，“已经这
么久，你就别总虐待自己了，吃饭不好好吃，衣服也穿成这样，还挂着这
破眼镜……我看着心疼！”

这世界上唯一一个亲人的关切话语，马上把章沫沫的眼泪逼了出来。

“姐，我没事。倒是你，这一年受了这么多苦，都是因为我……”

她黯然垂了头，却被念晴握住了手。两个人的话都说得小声，语调带
了些颤抖。

“你说什么呢！”章念晴叹了口气，“这怎么能怪你？而且，沫沫，
要不是你，我怎么可能……嫁给项左……”

“姐！”章沫沫心下一急，抓紧姐姐的手，“你忘了一年那次舞会
上，满场女宾，姐夫他独独就邀你跳舞。那天你打越洋电话给我，兴奋地
跟我说了两个小时！若不是他当时就对你情有独钟，后来又怎么可能指名

要同你相亲呢？”

章念晴被她说得心下一动，眼波中竟是万缕柔情缱绻，直看得章沫沫似是被一针蜜糖扎进了血管，百般复杂滋味说不出是甜还是痛。她努力让自己微笑，说：“你看姐夫都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慈善基金会了，谁不知道他对你的心有多真啊！”

章念晴也笑了一下，只是那笑容里，明显少了些甜蜜，多了些惆怅。

此时，章沫沫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一看来电号码，她匆忙起身走出了会场。

“齐伯伯，您好……什么？要毁约？”章沫沫忍不住高呼一声，连忙走进了会场外面的洗手间。连那付沉甸甸的平光眼镜也被直接摘下甩在了洗脸池边，“您看，我们的设计底样都打出来了，都合作了这么久，您怎么能在这时候撤单呢？再说，您也付了定金和预付款……”

“沫沫，我和你父亲也算是旧交了，但是这次真是没办法。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电话那头，犹豫着讲了这么几句，便顿了下来，“我们利丰也是小本生意，惹不起这尊大菩萨……”

听到这里，章沫沫心下一沉，自己能得罪什么人，什么人能让利丰这样的老品牌都称为“大菩萨”……

恍然间蓦然一惊，来不及细想就脱口而出：“是我姐夫，对不对？齐伯伯？”

沉默，就代表了承认。就在章沫沫不肯相信这样残酷的事实，正想着再追问一遍的时候，只觉手里一凉，手机已经被人夺了去。

她猛地一回身，一个男人不知在她身后立了多久。

这一下，却是一身冷汗都被惊了出来。

项左并没有瞧她，修长硬朗的手指缓缓滑过那小巧的手机，一下下翻开合上。男人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正统到了极致，身上每一平方厘米似都蕴涵着近乎冷酷的精明，没有瑕疵，却也找不出一丝温度。

半晌，他才冷笑一声，英挺的眉眼散着寒意的视线，毫无遮拦地打在她的身上，“干吗不直接来问我？怎么，没胆子了？”

章沫沫清清楚楚地听到“咯噔”一声，像是心里哪一处的弦被生生扯

断了一根。随之释放开来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掺杂着恐惧和苦楚。她抖着嘴唇，硬生生将那恐惧压住，挺直了身子将目光对上他的眼睛。

“上个月，腾龙退单，也是你？”

“如果，我说，是我……”一字一字，男人随着话音一点点靠近。巨大的压迫感袭来，章沫沫下意识地退着，一步步，直到身后抵在了那坚硬而光洁的洗脸池上，退无可退……

“你是想求我罢手？还是继续……执迷不悟？”

项左说着，整个人却是欺上前来，两只手臂支在了她的身侧。他欺得紧，她仰得难受，直到腰身已经后仰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他这才在距离她鼻间不足十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她对着他的眼睛，嘴唇都要咬出血来，却仍是一言不发、满目倔强。

沉默的对峙，男人深不见底的冰冷眸光中，暗藏的怒意一触即发。

“沫沫！你在里面吗……”

清脆的呼唤，伴随着洗手间大门的开启戛然而止。章念晴愣在了门边，她濒死一般呆呆望住洗脸池边的一对男女，半晌，抖着手，捂在了自己同样颤抖的唇上……

章沫沫此时只觉“轰”的一声，脑子被炸得空白，瞧着项左在自己身上这暧昧至极的姿势，此时就连呼吸都像被溺在了水里。

“姐……姐！你听我说……”

她不顾一切推开身上的男人，然而，当她跑到门边，空荡荡的走廊上却只留下一串仓皇逃走脚步声……

漆黑的夜，车子行驶在寂静的公路上，车厢里一片温馨，连夜色都被染上了暖意。

“沫沫，你可算是回来了，非要到英国上大学，爸妈不知道每天要念你几百遍！我说我来接你就好啦，这两个人连一分钟都等不了，非要一起来！”

姐姐坐在后排，故意埋怨的声音里流露出满满的思念。

“是啊，我女儿回来了。”这是妈妈的声音，温柔得让人想哭，“这

下好了，我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了，以后都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一直到你们结婚嫁人。她爸，你说是吧？”

“嗯。”沉默的父亲，表情微微有些不自然，端着架子不愿意流露出女人专属的温情，板紧了脸。只是沫沫稍稍侧了头望过去，便也望见那一向严肃的父亲嘴角有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时间，凝固在这一刻。那是妈妈的温柔、爸爸的微笑和姐姐的关切……所有的一切都还没有变，却突然被那刺目的白光、急促的刹车声、尖锐的喇叭声和巨大的撞击力生生打断。

静，一片寂静。

满目的白，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苍茫。

两张床，白色的被单。

颤抖的手，不知道是谁的，用了几万年的时间才触碰到那白色的被单。那下面，躺着她的父母……

透明的玻璃窗内，是她的姐姐。美丽、温柔的姐姐，闭了眼，怎么也醒不过来……

“章念晴？你叫章念晴？”英俊挺拔的男人，冷静得让人难以抗拒，“如果你愿意，我们深入交往看看……”

磐石一样的男人，伟岸得令人心慌。他望着她，握在她双肩上的两只手，让她觉得沉稳而有力。

“念晴，我们结婚吧！”

那一天，深秋的傍晚，漫山的枫叶红得耀眼。

“念晴，印刷厂的事，你别担心。你妹妹也会醒的，一切都有我！”他的目光如炬，一切不快皆在他的凝眸一瞥中消散。

所有的坦然来不及释放，世界已经变得灰暗。

“念晴？”他的眼中温柔消散，换成逼人的精明，冷冷地笑着……

“我的念晴在这里！”他的身后，忽地走出一个同她一模一样的女人，是姐姐！姐姐微笑着，幸福而甜蜜。

她想唤一声“姐”，可是却怎么也叫不出口，像是被魔鬼扼住了喉咙。

他，却愈加冰冷。

“你是谁？你以为长了一张一样的脸，就可以骗得过我？！”

他一步步逼近，而她的身后，是深不见底的悬崖！

她忍不住喊：“救我！你说过有你在，不用怕的。救我……”

而他，只是冷冷地笑！

“章沫沫，你还活着？你不是说你变成植物人了吗？”

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疯子般的男人，那是娄克宇。原本优雅从容的脸，此时癫狂可怖。他红着眼，伸出手直指着她的脸，“你这见异思迁、趋炎附势的女人！为了钱，你什么都能干出来是不是？！”

“章总！”俏生生的一声呼唤，打断了娄克宇歇斯底里的嘶吼。身旁出现了公司的设计助理董菲年轻可爱的脸。章沫沫终于松了一口气，只有这个毫无心机的单纯孩子能拯救她。

“什么章总？！你到底是什么章总？！连工资都欠了我三个月的，公司的单子被你丢光了！你就这点本事，还开什么公司？！”

掺杂着不屑和鄙夷的笑浮现在那张可爱的脸上，将前一秒所有的渴望与期待生生撕碎。

举目慌乱。站在远处的父母，却只是淡然地微笑。

她想奔过去，却怎么也移不动脚步。心里面疯了一般嘶吼着：“印刷厂，爷爷留下来的印刷厂，我把它保住了！那块地皮，没有被市政府收回去！厂子，还在那里！”

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他们听不到，他们只是微笑。

“爸妈，你们别听她的！要不是她，你们怎么会死？本来是爸爸开车的，她非要来开！她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还要来开车。她是故意的！她是故意要害死你们！害死我！她还抢走了我的爱人！她抢走了我一直爱着的男人！”歇斯底里的咒怨从温柔的姐姐口中吼了出来，如此陌生……

对了，还有胡伯伯。胡伯伯知道一切，胡伯伯呢？

“我不知道！这跟我没关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蓦然间，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出现在她父母的身边，脸上挂着和蔼却冰冷的微笑，“她干的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焦急，委屈，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不是！不是这样的！项左，项左！你来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你来告诉他们，项左，你在哪儿……

“你是谁？你这个骗子！”

陡然间响起在身畔的声音，冷静、从容、绝情、残酷的声音，她转过头看到的，是项左那副英俊却透着寒意的面孔。

“你这个骗子！骗子！”

满世界都是这个声音！她一步步退着，跌下悬崖，她轻飘飘坠落，耳边有呼啸的风声，身下早已是万丈深渊。

眼前，还是他冰冷的笑、姐姐的哭诉、姜克宇的鄙夷、董菲的催讨和胡伯伯的漠然，远处的父母，却只是静静地看着，默不作声。

章沫沫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的胸膛剧烈起伏着，两只手拧着胸前早已汗透的睡衣，手指都泛出了苍白。

她摸了摸脸，不知是泪是汗，濡湿一片，身后的枕头早已湿透半边，散发着凉意。

她掀开被子，逃命一般跑到客厅，将所有的灯都打开，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只能缓缓瘫坐在地上，颓然无依。

这只是个梦，只是个梦而已。可是，为什么，却那样逼真……

江南城。紫竹苑。

临近小区中央景观公园的一栋高层建筑，在黑暗中静谧地伫立，在这夏末的深夜里，只有少数几个房间还亮着灯。

唯一特殊的便是最顶层的一户人家，每间屋子都是灯火通明。

章念晴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根本没有插电的硕大的液晶电视，白白浪费着迷惘的视线。一室安静。

白日里的那一幕不停在眼前重复着，久久挥之不散，那是比世界上任何一档电视节目都扣人心弦的画面——她最爱的丈夫同她最信任的妹妹，亲昵地相拥在一起……

双手合十，缓缓地抚上那卸了妆却依旧精致动人的脸，她闭了眼，想

要长舒一口气，却怎么也无法畅快。

她的妹妹，她应该相信，没有沫沫，她根本不可能跟项左在一起。

一年前，刚刚获悉项左托了介绍人，指名要与她见面相亲的时候，她甚至来不及暗地里窃喜，飞来横祸就从天而降。在接沫沫留学回国的那一天，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一场车祸夺去了她父母的生命，也让她在病床上昏迷了整整八个月。

如果不是沫沫顶着她的名义去跟项左相亲，现在的项太太，怎么会是章念晴这个人呢？

三个月前，她才从病床上醒来。沫沫借着项左到美国出差的半个月，近乎自虐一般把自己变成了刚从病床上醒来的虚弱面容，假意出了一场车祸，谎称被撞到“失忆”，借了这个机会，两人才换回了身份。三个月来，为了保持“从昏迷中清醒后的病态”，沫沫更是没过一天舒服日子。

实际上，章念晴常常忍不住去想，沫沫才是真正有资格做项太太的人。是沫沫同他相的亲、领的证，同他生活了八个月……可她没办法放弃项左，她办不到。

总有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告诉她，项左最初看上的就是她本人，他指定相亲的对象，也正是她章念晴。

可纵使千千万万遍这样安慰着自己，心还是痛。这算什么呢？自己到底算什么呢？

站在他的身旁，顶着项太太的头衔，可悲的是她竟然看不清自己丈夫的心。一天一天过得胆战心惊。

窸窸窣窣的开门声，在这静室里格外清晰地传来。章念晴条件反射一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下意识地地理了理耳边的细发，抬脚朝门口走去。

“回来了……”

轻柔的话语未完，眼前挺拔的男人就跌跌撞撞踏了进来，满身的酒气弥散开来。说不清为什么，章念晴闻到酒气，心里酸得发痛。

项左斜倚在门口的墙上，醉意下英挺的容颜将平日里冷峻的威严削减了几分，便也就增添了几分潇洒风流。

她纵使心里盘算了万遍，无论如何要把白天的事情问个清楚，只是此

时，对上那双平素里近乎冷酷精厉的双眼骤然间焕发出的迷离，人早已痴痴得再问不出一个字来。

“怎么……喝酒了吗？我帮你放水……”

章念晴张开双手伸进他的臂弯，身旁是他的气息，混合了凛冽的酒气，和那摄人心魄的男人气息。

不料下一秒钟，她却被一股大力一下抵在了墙上。来不及看清他的脸，她抬不起头看他的脸，已是被他紧紧地抵在了墙上。

背后一片冰冷。整颗心却烫得直要跳出来。

他修长而温柔的手，轻轻地抚上她的脸。她的心脏“突突”地跳成了被拨乱的琴弦。

“多漂亮的脸……”

蛊惑人心的淳美声音贴近，她感觉自己的心脏绵软地化为了水。她全身僵硬，垂了眼帘，静静地等待，感觉他的气息，一点点靠近……

“可惜，太假了……”

几不可闻的一声叹息，如巨锤生生将她那颗痴迷的心砸了个粉碎。身体瞬间麻木，章念晴惊恐地抬起头，只见项左悠悠转了身，朝楼上走去。

“睡吧，我还是住客房。”

只留下她，化成一抹纤细却呆滞的影子，久久没动一下。

午餐时分，街上各式写字楼里上班的人行色匆匆，车水马龙之中喧闹非凡。然而隔了一堵玻璃幕墙的咖啡厅里，却是清寂异常，只有轻柔的音乐声静悄悄地流淌。

一张桌子旁，坐了两个女人。

不知是那沙发的皮质惹人过敏，还是上面爬着毛毛虫，只见其中一个女人扭来扭去，就是坐不安稳。

章沫沫百般焦急，只等着姐姐问她关于基金会庆典上与项左同时出现在女洗手间里的那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可坐在对面的女人温柔得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绝口不提那一幕尴尬。

最后忍不住的，还是章沫沫。